



张 仲 实 文 集

第六卷

译著二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央编译局文库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Literature

中央编译局文库出版工作领导小组（编委会）

组 长：贾高建

副组长：魏海生 陈和平 柴方国 季正聚

成 员：崔友平 沈红文 杨雪冬 冯 雷 陈家刚

赖海榕 郗卫东 张文成 葛海彦

中央编译局文库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薛晓源

成 员：徐向梅 苗永姝

中央编译出版社文库编辑中心编辑小组

葛海彦 董 巍 贾宇琰 韩慧强 曲建文

苗永姝 薛迎春 盛菊艳 李媛媛 杜永明

冯 章 邓永标 王媛媛 陶莎莎 董 妍

《张仲实文集》顾问委员会

贾高建 韦建桦 宋书声 魏海生 柴方国 季正聚 顾锦屏

《张仲实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 编：杨金海

副主编：薛晓源 张 复(常务) 张积玉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媛媛 邓永标 冯 章 曲建文 朱 京
杜永明 李媛媛 张文成 张 平 张 征
张 莉 苗永姝 郝卫东 陶莎莎 盛菊艳
薛迎春

参加本卷编辑出版工作的有

李媛媛 苗永姝 韩慧强 薛迎春

丛书编务统筹

苗永姝 薛迎春 董 妍



张仲实翻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于1939年2月由生活书店出版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版权页

目 录

论 列 宁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底组织者和领袖（为列宁五十岁寿辰而作）	003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底组织者	004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底领袖	006
论列宁（在克里姆宫军事学校晚会（一九二四年正月二十八号）上的 演说）	010
山鹰气概	010
谦逊态度	011
逻辑力量	012
不灰心失望	013
不自鸣得意	013
原则精神	014
相信群众	015
革命天才	016
附录：列宁关于自己的叙述	019

论民族问题

译者序言	023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九一三年）	025
一 民 族	027
二 民族运动	033
三 问题的提法	038
四 民族自治	044
五 犹太工人同盟及其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	051
六 高加索人，取消派的代表会议	061
七 俄国的民族问题	069
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即公历五月十二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七次全俄会议（即四月会议）上的报告）	075
结 论	078
十月革命与民族问题（一九一八年）	080
一 二月革命与民族问题	080
二 十月革命与民族问题	082
三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084
苏维埃政权对于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一九二〇年）	087
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迫切任务（一九二一年向俄国共产党第十届代 表大会报告提纲，经党的中央委员会所批准）	095
一 资本主义制度与民族压迫	095
二 苏维埃制度与民族自由	097
三 俄罗斯共产党的迫切任务	099
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迫切任务（一九二一年三月十日在俄国共产党 （多数派）第十届大会上的报告）	103
结 语	109
论民族问题的提法（一九二一年）	112
十月革命与俄罗斯共产主义者的民族政策（一九二一年）	117

论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第十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20
论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27
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因素（一九二三年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二届大会报告大纲，经党的中央认可）	136
一	136
二	141
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因素（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二届大会的报告）	143
结 语	158
在俄国共产党（布）中央与各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负责工作人员第四次会议上的演说（一九二三年）	162
一 论各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内的右派和“左派”（一九二三年六月十日关于议事日程第一项所谓“苏丹·加里夫事件”的演说）	162
二 论各民族共和国和特别区马克思主义者干部的培植与巩固（节录一九二三年六月十日关于议事日程第二项“党的第十二次大会关于民族问题议决案实施方策”的报告）	169
十月革命和中等阶层问题（一九二三年）	172
民族问题（节录自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在斯威特洛夫大学所讲授的讲义《论列宁主义的基础》）	176
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执委南斯拉夫委员会上的讲演）	184
东方大学的政治任务（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在东方大学学生会议上的演说）	189
一 东方大学对于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	190
二 东方大学对于东方殖民地及附庸国家的任务	195
再论民族问题（关于舍米契的文章）	200
给卡加诺维赤同志及乌克兰共产党（布）其他中央委员的信（一九	

二六年)	207
论中国（摘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联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联席会议上的演说《国际现状与苏联的国防》）	210
论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方法的问题（摘自《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 一文，一九二七年）	227
论民族问题方面的各种倾向（摘自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七日在联共 （布）第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	229
摘自结论	235
论民族主义的各种倾向（摘自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在联共（布） 第十七次大会上关于联共中央工作的报告）	238
附 录	240
一 联共（布）民族问题决议摘要	240
民族问题决议案（一九一七年四月（公历五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第七次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四月大会）通过）	240
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迫切任务（一九二一年三月间俄国共产党 （布）第十届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议决案）	241
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因素（一九二三年四月俄国共产党 （布）第十二届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案）	250
摘自关于中央报告的议决案（一九三〇年七月间联共（布）第十六 次大会通过）	258
摘自党纲（一九一九年三月间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大会通过）	258
二 注 解	260

论列宁^①||

斯大林 著

① 张仲实译斯大林著《论列宁》一书 1938 年 8 月由汉口生活书店出版。——《张仲实文集》编者注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底组织者和领袖

——为列宁五十岁寿辰而作

现在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两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底旗帜下面做工作，都是把自己当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派。可是，这两派人究竟还是大不相同的。而且，在两派中间，还横着一条鸿沟，因为，两派人底工作方法，是完全相反的。

第一派人，照例只是在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照例只是在口头上得意地宣扬马克思主义，他们不会或者不愿意认识马克思主义底实质，不会或者不愿意实行马克思主义，他们总是把马克思主义底活泼的革命的的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死板的公式。他们不拿经验，不拿实际工作底计算来做工作底根据，却拿那些从马克思著作中摘录下来的语句来做工作底根据。他们不在分析实际生活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针，却在相同的事情和历史相像的事情里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针。言行不符——这就是这一派人底基本的弊病。因此，他们总是灰心失望，始终都是不满意于那个时常欺骗他们的“厄运”。这一派人底名字，便是孟塞维主义（在俄国），就是机会主义（在欧洲）。梯什科（约西黑斯）同志在伦敦代表大会上给了这派人一个很中肯的估计，他说：这一派人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马克思主义观点上。

第二派人却正是相反，第二派人把问题底重心，由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而移到实行马克思主义，移到将马克思主义化为实际。规定适合于环境的

方法和手段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因环境发生变更而变更这些方法和手段，这就是这一派人所最注意的事情。这一派人不是在历史上相同的事情和相像的事情里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针，而是由研究周围的情形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针。在工作时，他们不是拿引证和成语来做根据，而是拿实际经验来做根据，拿经验来审查自己的每一步的工作，在自己的错误中来学习和教训别人去建设新生活。所以，在这一派人底工作中，言行总是一致的，马克思底学说，完全保存着自己的活泼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说过，我们不应当仅限于说明世界，而且应当进一步去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遵守这几句话的。马克思底这几句话，完全和这一派人相符合。这一派人底名字，就是布尔塞维主义，共产主义。

这一派人底组织者和领袖，便是列宁。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底组织者

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在一种特别情形下面组成的，这种情形和在西欧组织工人政党时的情形不同。在西欧，在德国，在法国，工人政党是由工会中产生的，那个时候的情形是这样，工会和政党可以公开存在，资产阶级的革命已经发生，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国会，当时，已经获得政权的资产阶级直接和无产阶级对立着；——而在俄国组织无产阶级的政党时的情形，却恰巧相反，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在极端残酷的沙皇制度下面组成的，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要发生的时候组成的，当时，一方面，在党的组织内，充满了资产阶级的“公开马克思主义的”份子，他们渴望着利用工人阶级去做资产阶级的革命；另一方面，优秀的党的工作人员，又逐渐被沙皇的宪兵们抓去，而当时自发的革命运动底生长，却需要有一个由革命家们组织起来的坚忍不拔的，团结坚固的和充分秘密的战斗的核心，这个核心要能够引导运动去推翻专制制度。

当时的任务就是：使绵羊和山羊分开，使自家的人和异己份子分开，在各地组织有经验的革命家的干部，授给他们明白的纲领和坚固的策略，末了，把这些干部集合成为革命职业家的统一的战斗的组织，这个组织应当这样秘

密，以至于可以抵抗宪兵的袭击，而同时，这个组织又必须与群众有这样密切的联系，以至于在必要时可以引导群众去斗争。

孟塞维克，即那些“躺在”马克思主义观点上的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法，却很简单：既然在西欧，工人政党是从非党的为改善工人阶级底经济状况而斗争的职工会中产生的，那末，在俄国，也应该尽可能地照这个样子来做，就是说，此刻，只应当在各地做工人与厂主及政府间的经济斗争，并不组织全俄的战斗的组织，然后……然后，如果，到那个时候还没有产生职工会，那末，就召集一个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并宣布这个大会为政党。

孟塞维克底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计划”，是完全不适合于俄国的情形的，是凭空想出来的，可是，这个“计划”却打算做一种大规模的鼓动工作，以降低党性思想，以推翻党的干部，把无产阶级弄到没有政党的地位，把工人阶级交给自由派去吞食，——关于这一些事情，孟塞维克当时并没有猜想到，而且，许许多多布尔塞维克当时也没有猜想到。

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前的最大的功劳，就是，在孟塞维克的组织“计划”底起草人还刚才把这个“计划”底大纲勉强明白想像出来的时候，列宁就已经完全揭露了这个“计划”底危险性，揭露了以后，马上就很激烈地反对了孟塞维克底组织上的放荡性，把实际工作者底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个问题上。因为，当时这个问题，是党底生死存亡问题。

列宁在自己的名著——《做甚么？》《进一步、退两步》——中间，发挥了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创办全俄的政治报，使这个政治报成为一个吸引党的力量的中心；在各地组织坚忍不拔的党员干部，使这个干部成为党底“常备队”；经过这个报纸来把这些干部集合起来，并把他们团结成为一个全俄的战斗党，这个党应该有鲜明的界限，明白的纲领，坚固的策略，一致的意志。这个计划底价值就是，它完全适合了俄国的实情，很灵巧地归纳了优秀实际工作者底组织经验。在为这个计划而斗争的时候，大多数的在俄国做实际工作的人，都曾经是坚决地跟着列宁走的，都曾经不惜实行分裂。这个计划底胜利，便立下了那个世上无双最团结得巩固的最锻炼得结实的共产党底基础。

往往连我们的同志（可见不仅只是孟塞维克！）也责备列宁，说他太喜欢争辩和太喜欢分裂，说他向调和派作了毫不调和的斗争等等。用不着怀疑，

这两点都曾经是事实。可是，有一件事情是不难懂得的，这就是，如果我们的党当时没有把非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份子逐去党外，那末，我们的党当时就不会消除内部的软弱性和散漫性，当时就不会获得它所有的力量和坚固性。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无产阶级的政党，只有在它与党内及工人阶级内的机会主义的反革命的反党的份子斗争的时候，才能发展和巩固起来。拉沙尔曾经说得对：“党是因为清洗自己而巩固起来的”。责备人们照例总是借口说德国党，说在德国党内曾经盛行着党内的“一致”。可是，第一，并不是任何的一致都是力量底标志；第二，现在只要看看过去的德国党早已分裂成为三个政党这件事就能完全懂得谢德曼、诺斯克这般人和李卜克内西、卢森堡间的“一致”，是多么装假，多么虚伪。如果，德国党底革命份子曾经按时和德国党底反革命份子实行了分裂，这对于德国无产阶级岂不是好些吗……。列宁当时引导党去和反党的反革命的份子作不调和的斗争，这是做得万分正确的。因为，只是由于实行了这个组织的政策，我们的党才能够在党内造成了这样一种内部的一致和惊人的团结，因为带有这种内部的一致和惊人的团结，我们的党，便很顺利地走出了克伦斯基统治时的七月危机，担任完成了十月暴动，平安地渡过了布勒斯特时期的危机，组织了战胜协约国的战争，未了，得到了这样一种空前的随机应变的本事，因为有这个本事，它能够随时改编自己的队伍，集中几十万的党员去做无论那一个巨大的工作，而同时却不致于使党内发生丝毫慌张的现象。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底领袖

可是，俄国共产党底组织上的优点，还只是事情底一方面。如果，俄国共产党工作底政治内容，俄国共产党底纲领和策略，是不适合于俄国的实际情形的，如果，俄国共产党底口号，没有鼓动工人群众和没有推进革命运动，那末，俄国共产党就不会发展和巩固得这样快了。现在，我们就要说到事情底这一方面。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九〇五年）发生时的条件，和西欧各国（例如法国和德国）革命政变时的条件不同。在西欧爆发革命的时候，还是手工

场的时期，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无产阶级底力量还薄弱，人数还稀少，还没有自己的能规定它的要求的政党；而资产阶级却还这样革命，以至于能使工人和农人相信它，以至于能引导他们去反对贵族；至于俄国的情形，却恰巧相反，当革命开始的时候（一九〇五年），已经是机器的时期，阶级斗争已经发展，无产阶级在数量上比较很多，并且已被资本主义团结起来，它已经和资产阶级作过多次斗争，它已经有了自己的比资产阶级的政党更团结得坚固些的政党，他已经有了自己的阶级的要求；而俄国资产阶级却是靠着政府底定货单生存的，它已经被无产阶级底革命精神所吓倒，所以总是设法去联合政府及地主来共同反对工人和农人。至于俄国革命是因俄国政府在满洲战场上遭了军事失败而爆发的，这一件事实，只是促进了事变，可是丝毫也没有变更事情底本质。

当时的环境，曾要求无产阶级去领导革命，曾要求无产阶级去把革命的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去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同时反对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为的是要使俄国完全民主化和保证自己的阶级的利益。

可是，孟塞维克们，即那些“躺在”马克思主义观点上的人们，当时却按照他们自己的主张来解决了问题，他们说，既然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而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本来是由资产阶级底代表领导的（请看法国革命及德国革命底历史），那末，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俄国革命底领导者；应该把领导权让给俄国的资产阶级（即那个出卖了革命的资产阶级），同样也应该把农民让给资产阶级去支配，而无产阶级则应该仍旧站在极左的反对派的立场上。这是很卑鄙地重复下流自由派底调子，而孟塞维克们当时却把这种卑鄙的重复，当作“真正”马克思主义底新发明！

列宁在俄国革命面前的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根本揭破了孟塞维克们底那种把历史上相同的事情拿来做根据的方法，说这种方法是空洞而无内容的，就在于他完全揭破了孟塞维克们底那种“革命计划”的危险性。说这种“革命计划”是要把工人的事业交给资产阶级去吞食。是建立工农的革命民主专政，而不是建立资产阶级的专政，是抵制布里根国会和实行武装暴动，而不是参加国会和在国会里面做建设工作；在国会始终还是成立了的时候，便是主张结成“右派联盟”，主张利用国会讲台来协助国会以外的斗争，而不是主张立宪民主党的内阁，而不是主张对国会作反动的“爱惜”，是主张和立宪民

主党这个反革命势力作斗争，而不是和他去联盟，——这就是列宁在自己的著名的小册子上，就是说在两个策略和立宪民主党底胜利上，发挥了的策略的计划。

这个计划底价值就在于，这个计划因直接地和坚决地规定了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阶级要求，便利了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包含了无产阶级专政观念底萌芽。当时俄国大多数实际工作者，都坚决地和径直地跟着列宁拥护了这个策略的计划。这个计划底胜利，替这样一个革命策略立下了基础，我们党因为有了这个革命策略，所以现在动摇着世界帝国主义底基础。

事变向前的发展，四年帝国主义的战争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动摇，二月革命和著名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临时政府这个资产阶级反革命底发源地和彼得堡苏维埃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底萌芽形式，十月革命和解散立宪会议，取消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和宣布苏维埃的共和国，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世界帝国主义却协同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出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最后，孟塞维克把立宪会议当救生圈抓着，他们被无产阶级投在水里，被革命浪潮卷到了资本主义的岸上，弄到可怜的地步，——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证明：列宁在“两个策略”上所规定的革命策略底基础，是正确的。党因有了这样的遗产，所以能够不怕水底的暗礁而勇敢地往前游去。

在现今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政党底每一个口号和领袖底每一句话，都是被人在事业中间审查的，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要求自己的领袖带有许多特别的品性。在历史上，有过这样一种无产阶级的领袖，这种领袖，是狂风时期的领袖，实行家式的领袖，这种领袖是不怕牺牲的，是很勇敢的，可是，在理论上是很薄弱的。群众们很不容易忘记这种领袖底名字。可是，整个运动，是不能专靠回忆往事来生存的：运动所需要的，是明显的目的（纲领），坚固的路线（策略）。比方，德国的拉沙尔，法国的布兰克，就是这一类的领袖。还有另外一种领袖，这便是和平时期的领袖，这种领袖，在理论上很有力量，可是在组织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却很软弱。这种领袖只是在无产阶级底上层份子里面才有名望，而且这种名望也不过是暂时的；一等到革命时代到来的时候，当群众们要求领袖们提出革命的实际口号的时候，这些理论家就会退出舞台，就会让位给新兴的人物。比方，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德国

的考茨基，便是这一类的领袖。

谁要始终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底和无产阶级专政底领袖地位，谁就要同时具备有理论的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底实际工作的和组织工作的经验。当阿雪洛德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关于列宁曾经这样写道：“列宁真是幸运得很，他既具备有好的实行家底经验，又具备有理论的知识和广阔的政治眼界”（请看阿雪洛德给列宁底《社会民主党底任务》这本小册子做的序言）。“文明”资本主义底思想家，阿雪洛德先生现在又会怎样评论列宁同志，这是不难猜到的；但是，在我们这些熟悉列宁的和能够以客观态度观察事物的人们看来，列宁还完全保存着他的这个品性，这是毫无疑义的。列宁，正是列宁，现在是最有力量的和最有力量的无产阶级政党底领袖，这个事实底原因之一，也就在这里。